

新民晚报

再说杨贤江以及他的后人

简平



读者·作者·编者

我写的《杨贤江与〈学生杂志〉》一文在“夜光杯”发表后,引起很多读者的关注,希望知道杨贤江这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以及他的后人更多的情况。我在2010年出版的《上海少年儿童报刊简史》里介绍了杨贤江和由他编辑的《学生杂志》,在制定即将于今年开馆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少儿馆的学术策划方案时,也将杨贤江编辑的《学生杂志》列为珍贵展品,但我一直没有与杨贤江的后人有过联系。

没想到,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我意外地收到一位网友发来的微信,她告诉我,她的人在海外的一所大学——杨贤江的孙女杨力告知她读到了这篇文章,很是激动和感慨,还说他们家人纷纷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转发了文章。杨力通过她转告我,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与她的弟弟杨杰联系,杨杰生活在上海,这篇文章最早就是杨杰转给我的。于是,我按照杨力留下的通信方式,与杨杰联系上了。

我就读者关心的杨贤江病逝之后的一些细节仔细询问了杨杰。他告诉我,杨贤江患了肾结核后,党组织非常关切,由于他尚在通缉名单上,无法得到不受干扰的治疗,乃于1931年7月将他送往日本医治,他的夫人姚淑贞陪同前往。可是,杨贤江的病情此时已每况愈下,一个月后便在长崎的一家医院病逝。37岁的杨贤江英年早逝,党中央为失去一位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深感痛惜,指示李一氓赴日处理后事,将杨贤江遗体火化后,与姚淑贞一起将其骨灰带回上海位于延安路上的明德里的居住处。

杨贤江病逝后,留下了与前妻张淑贞所生的一个女儿杨明,与姚淑贞所生的三个孩子杨天成、杨肖康和徐昉。杨贤江的四个子女都先后参加了革命。杨杰的父亲杨天成是杨贤江的长子,当时才6岁,之后与母亲、姐弟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辛的日子。好在有党组织的持续关怀,他不仅上了学,还在15岁那年被地下党员送往盐城的苏中抗日根据地,成了一名“枪比人高”的小战士,不久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杨天成继承父亲的遗志,于1943年入党,参加过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济南战役和渡江战役,表现勇敢。1956年,杨天成转业,后来在上海建筑材料管理局离休,1993年去世后,根据其生前遗愿,家属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院,供医学研究。

杨天成有三女一男4个孩子,杨青是长女,杨力、杨匀是双胞胎女孩,而杨杰在家中排行最小。虽然从未见过祖父杨贤江,但杨杰他们很早就从父亲那里知道了祖父,并且深受祖父为了理想和信仰、为了社会的进步而无私奉献的精神的影响。父亲杨天成常常这样教育孩子:父辈们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不辍,你们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尽努力。杨杰至今记得父亲多次给他们读祖父杨贤江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题为《做了父亲》的文章里,杨贤江说:“不管他们操何职业,我必得尽我的力,培养他们成为新社会建设工事中的参与者。”杨贤江的后人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的儿女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他的孙辈则在平时时期勤奋学习和工作。杨杰是个自学成才者,做过多年工人,后来通过自学考试走上了审计和统计工作岗位。杨贤江的外孙杨永刚和妻子张健华对杨贤江在短暂一生中留下的近30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著作悉心研究,出版了6部专著,建树颇丰。

杨杰告知我,杨贤江如今长眠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而在杨贤江的故乡——浙江宁波慈溪长河镇(旧属绍兴府余姚县),则有杨贤江故居和杨贤江纪念馆。故居是造型简朴的典型的慈溪“三北”民居,坐北朝南,面阔五间。杨贤江是在左厢房的一间屋子里出生的,杨杰曾在这间屋里住过一夜。故居中挂着杨贤江的一幅照片,两侧有其手书,是一副对联:“脚踏一天星斗,手摇万里江山”。

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不放弃不抛弃”,她把那句电影台词背得很溜,但凡遇到阻力便脱口而出。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跟着她去取车,可是在那家花园式疗养院兜兜转转,十几分钟硬是找不到她的车停在哪里。此时我心里打起了鼓,同伴朝我眨眼睛,轻声断言,刚刚考出驾照,典型马路杀手。等到坐上车,打开空调,手机调出路线导航,车子发动,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分钟。启动后车慢慢往前溜,只听她“哎呀哎呀”的,不是忘了这就是搞错了那,车子一顿一顿比拖拉机还开得慢。行驶到大马路上,天色渐暗,又听女老师说这个月已经被警察叔叔罚掉600元了,同伴遂悄悄捏我手心,我们同时开口道,老师今天就不去你学校了,我们再约吧。她说那怎么行,说好要去大食堂体验学生餐的,我校的大排面可好吃了。不会弄到吃明天早上的面吧,我俩快憋不住笑了。

在我们一再诚意道歉下,老师停了车,她去后备箱拿出两盒点心赠送,老师怕是有心理准备,如果回校迟到食堂关了,我们不至于饿肚子。这位精精瘦,双眼却亮亮的70岁新司机连声道歉,说晚上不能送我们到家。互相鞠躬又鞠躬,目送蛇行向前的小车背影,街道上的喧闹声忽然就消失了,我和同伴站在行道树下,愣愣的,捂着胸口,想笑又想哭。

人老境是自然现象,如何“从木落草枯之后,向声希味淡之中,觅得一些消息”(见《菜根谭》),才是我们领悟世间万物,度完余生的功课。人生是一场场相遇,看见对方就仿佛看见了自己。

事魅力,常在于此。这能量并不神秘,它源于大自然,来自土地的死而复生,正如惠特

要像树和动物一样

梁永安

曼的歌吟:“要像树和动物一样,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读着《文城》,油然想起上个月在云南东川,一望无际的蓝天下,红土地大起大落,仿佛人类生命永恒的年轮。大地如此诗意,暖欣之中,又深藏着多少披星戴月的辛劳!一位农人吆喝着牛群走过村落,身上穿着农布袋改制的披风。生活有变有不变,变化的是物质条件,不变的是乡民朴素的心地。

傍晚走出图书馆,在楼宇和草地、河流间散步。这里的土地已经彻底美化,幢幢大楼被山东运来的石块精致地装扮,精神抖擞。虽然云南的红土地与眼前的校园截然不同,但它们的根系紧密相连。没有万千农人的辛勤耕耘,不会有熠熠生辉的中国现代大学;没有大学日夜不息的开拓,也不会有万里乡野的美丽未来。走到物理大楼,想起里面一位教授好友的话:“以前科研出不来成果,可以说资金不够、设备不行,现在这样的话,已经说出口了。”

江湾校区新建了体育中心,里面有温水游泳池。漫步走过去,管理员说相关设备还没调试好,几个月后才能使用。想把游泳纳入日常,看来还需耐心等待。回到图书馆,喝了一口咖啡,再次打开《文城》,似乎回不到林祥福那颠沛起伏的语境中。静心体会,感觉这咖啡是一道巨大的间隔,赶紧把咖啡收起来,让心意安顿在江南的仲夏……

后松了一口气,爽朗地告诉我,是十多年前在电台听林枫的节目中听到我连线介绍家常菜,她按照推荐买了我两本美食书,从此做菜一没有思路就去书上找,依样画葫芦,日子变得有意思了。两周前,她终于在电视上见到了我的模样,看到了做酱鸭的过程,她太高兴

七十多岁的老姐姐

孔明珠

了,那是多好的机会,必须一步步按照孔老师说的从买食材开始。周大姐说,直到现在她还是习惯听电台和看电视,不用智能手机,她已经70多岁了,就这样吧,不麻烦了。我一时语塞,听任她满足地挂断电话。

上海高龄老人很多,七十多岁不算老。前不久见到一位老师,执意要开车来接我们去她发挥“余热”的大学城看看。约定时间过了一个半小时她才风尘仆仆赶到,却是两鬓挂霜喜气洋洋,甩着手里的车钥匙说,哎路上可真堵。陪我们一起等她的另一位男老师冷冷地说,你今天算是准时的,上次约4点,你7点才到。女老师不理他,介绍自己在70岁差两个月的时候拿到驾照的,原本6000元的学车费,因为考试不顺利加上七七八八其他费用,最终花了1万8才搞定。中途不知多少人劝她放弃,她坚决不同意。女老师身体开过大刀,爱校如命,退休后一直坚持上班,吃住都在学校,她不愿意减轻工作量,认真负责完成了很多项目。她拿驾照是要挑战不可能,试试



每于断砖残瓦或古寺、旧城的墙根上发现绿绿的苔痕,心中总会有所触动,似乎是一种荒凉的意味,又似乎是一缕生命的怜惜。潮湿的江南,尤其是在雨后,漫步于庭院内、曲径中、石桥上,常能见到抹不去的、生长着的苔痕。

袁枚曾在《随园诗话》(卷七)中录下唐静涵的一句诗:“苔痕深院雨,人影小窗灯。”的确意境幽深。雨和苔痕,人和灯影,有动有静,相映成趣,苔痕衬出僻静所在,人影烘托孤独氛围。

苔的诗情

陈大新

也许是最低不起的植物之一了,但它曾经是地球绿色革命的前驱者之一。那大约是在距今5.1亿年前了,海洋里活动着三叶虫、菊石、鹦鹉螺一类的动物,陆地上一片寂静,陆生动物的现身,还要到1亿年之后。在海洋的沿岸,属于真菌类的地衣开始登陆,这为苔的登陆创造了条件,如果说地衣是先遣部队,苔就是向纵深推进的主力。回顾地球生命发展的历史,苔的登陆,揭开了植物蔓延的新篇章,植物的登陆,形成了食物链的诱发效应,无脊椎动物、古硬骨鱼类相继登陆,征服陆地的史诗开篇了。

今天,我们赞叹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我们欣赏着一望无际雄伟壮观的森林,可是却少有人会想起前驱者苔来,也少有人记起她最早登陆时的筚路蓝缕。她是那样的微小、羸弱、不值一提。然而,苔是快乐的,她觉得自己当年冒险登陆的所有艰辛,都是值得的,她为地球成为绿色的乐园而庆幸不已。现在,她可以倚于废墟的缝隙里怀古,也可以爬在老树的背上乘凉。偶尔,一两位诗人写起她,她会很开心,她也能理解诗人的情绪。不管如何,苔来自上古,她让人们发一些怀古之幽思,毕竟是极为自然的。

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曾有乡村老师梁俊和山里孩子们演唱袁枚诗《苔》(其一),诗云:“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样的诗又经乡村老师和孩子们唱出,尤其感人。袁枚原诗还有其二,云:“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

袁枚的《苔》(其一)表现了一种人生需出彩,花当尽力开的价值取向。这与“花开半妍”的人生情趣又自不同。唐代白居易《玩半开花赠皇甫郎中》有句“人怜全盛日,我爱半开时”。

“花开半妍”的美学意味是不言而喻的,但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精致生活的追求与世故的老成。人生需出彩,花当尽力开,则更符合现代精神。“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是一种竭尽全力,积极向上的人生姿态。在一个奋斗的时代里,更应该提倡。

舞台表演是一项系统工程。原生舞台要变成可供演员表演的舞台,必须经过装台。软硬布景、灯光、可升降或可平移的平台,都要靠装台师傅搭建、布置和操作。电视连续剧《装台》有两条并行的主线,一条是装台农民工讨生活的故事;另一条叙述装台领头人刁大顺的情感生活。

家住西安城中村的刁大顺靠装台和蹬三轮为生,手下的农民工喊他顺哥,秦腔团的人叫他顺子。顺子把第三任妻子蔡素芬娶回了家,亲生女儿菊花刁蛮泼辣,一心要撵走新后妈;经秦腔团办公室副主任铁扣的克扣,装台的酬劳每每仅够温饱,有时还会遇到卷款逃跑的东家;后来,装台队混进了蔡素芬从前的学生杨波

午后坐在江湾校区图书馆,读余华新作《文城》。还是余华那渗透着土地气息

的音调:“林祥福艰难前行时,树上冻僵的鸟儿时时突然坠落下来,无声地在积雪里打出一一个个小洞。两旁的树木也难逃雪冻之劫,林祥福不断听到树木咯吱咯吱在寒冷里裂开的声响,这样的声响和树木在烈火中的爆裂几乎一致,只是它们拉得更长,更为尖利。”人世艰难,主人公林祥福千里迢迢,从华北平原到江南,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寻找消失的妻子。这个有钱的乡绅,为了一个神秘的女人,抛却一切,投入赤裸裸的大地,燃烧着本能的力量。

在所有人都会放弃的绝境中,开启芸芸普通人的新生命——余华小说的叙



今日得闲且读书

(篆刻) 陆康

心有善意,方生温暖

孔曦

对顺子们的情谊……但是,最令我震撼的场景,在第27集11分钟左右。台上,《人面桃花》男女主人公阴阳两隔,男主角眼前浮现出女主的形象,主题歌响起——“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面光槽工作的顺子,目睹缓缓下降的桃花网(那

是蔡素芬亲手制作的),眼睛盯着台上的男主角,手里同步打着追光。屏幕上,只能看到俯拍的顺子的侧脸。顺子的表情,令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永失所爱的悲怆,听到了他无声的嚎啕,触摸到了他竭尽全力的克制。

顺子以前有过两段不幸的婚姻,蔡素芬年轻漂亮,温柔贤惠,与顺子感情甚笃。只因三皮的纠缠,蔡素芬生怕昔日的悲剧重演,抽身离去,杳无踪影。此情此景,此词此曲,戏里戏外,怎不叫人肝肠寸断?张嘉益的表演,极具张力和分寸感。

顺子最终的顺,源于他一以贯之的善。结局的喜,也缘于他承受过太多的悲。心有善意,方生温暖。只要有向好向善之心,命运,不会永远不公。

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柴米油盐、迎来送往、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几乎每时每刻,人们都生活在有形无形的台上,表演着,也看别人表演。因而有“不要拆台”之说。一如《装台》中顺子的台词:“你细想啊,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台呢,你服务我,我服务你嘛。”人是社会性动物,尤其在当代社会,没有人可以是一座孤岛。为人行事,除了自身利益,凡事也应该顾及他人的利益和感受,互相装台。

十日谈
你家的可有一位了不起的老爸,明日请看《出发,是为了平安到家》。
责编:杨晓晖

